

湘语—西南官话交界地带“在X”虚化的渐变及相关问题*

王芸华

(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湖南境内湘语—西南官话交界地带处所成分“在X”表持续与进行的用法呈现出多样特征,该特征是其由湘语型向西南官话型渐变的共时表现。“在X”在动词前发生了“处所成分>体标记(进行)”的演变、在动词后发生了“处所成分>体标记(持续>进行)>语气词”的演变。演变过程同时伴随语音弱化、意义虚化、主观性增强等特征。

【关键词】:处所成分;持续;进行;语法化

【中图分类号】:H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18)02—0152—05

一、引言

从跨语言的事实来看,处所成分(包括处所介词结构及其缩减形式)表示持续或进行是人类语言语法化的普遍规律(Comrie1976^[1];Traugott1978^[2];Bybeeetal. 1994^[3])。根据Heine, Claudi&Hünemeyer(1991)^[4]的考察,仅非洲地区就有一百多种语言用处所成分来表达进行意义。汉语表达持续或进行也遵循这一规律,但具体情况又有差别:

普通话是用“在”在动词前表达进行。

包括吴语、闽语、粤语、赣语、客家、湘语等在内的东南方言一般是用处所成分“在X”在动词前表达进行、在动词后表达持续(参见施其生1985^[5];刘丹青1996^[6]等)。“在X”在本文指相当于普通话的“在+处所词(这里/那里/里…)”结构,并包含其变音及缩减形式。根据我们的调查,湘语双峰、湘乡、涟源、新化、祁阳、益阳、衡阳洪市、邵阳九公桥、岳阳汨罗等地均遵循东南方言的模式。不过这些地区“在X”虚化的程度比吴语、闽语低一些^①,形式上往往使用“在+指示词+方位后缀”的形式,且位于句末时动词后常常带“倒”“起”等助词。如双峰和新化的例子^②:

双峰话:

(1)妈妈在果里_{这里}打绳子衣。妈妈在织毛衣。

(2)腊肉晒(起)在那里冇收。腊肉还晒着没收。新化话:(摘自罗昕如2004^[9])

(3)屋里在咯落_{这里}开会。屋子里在开会。

(4)扇门开倒在尔落_{那里}。门开着。

上面例(1)－(4)中划线部分处所成分在句中均不表达实在的空间意义，而跟事件内部的时间结构即体意义有关。处所成分表达体意义是一种时空隐喻，其中例(1)、(3)中处所成分置于动词前表示进行，例(2)、(4)置于动词后表示持续。例(2)中“起”标有括号表示也可以省略。为了行文方便，我们把湖南境内类似双峰、新化的情况称为湘语型。

西南官话一般是用“在”在动词前表示进行，“在”放在句末既可以表示持续也可以表示进行。如成都话：

(5)老刘在做啥子?老刘在喝茶。/ 老刘在喝茶得。(摘自张一舟等 2001^[10])

(6)都十点多钟了，他还睡到在。(摘自鲜丽霞 2002^[11])

(7)我吃完饭在。(摘自鲜丽霞 2002^[11])武汉话③：

(8)他在做作业，你在搞么事吵?(摘自赵葵欣、陈前瑞 1996^[14])

(9)车上有得位子，我一直都站倒在。(摘自赵葵欣、陈前瑞 1996^[14])

(10)妈妈打电话在。(摘自汪国胜 1999^[15])

成都和武汉“在”的句法功能非常相似：两地的“在”在动词前均表示进行，在动词后均既能表持续(如例 6、例 9)又能表进行(如例 7、例 10)，且表示持续时必须在动词后加上“倒”(“到”)④或“起”等助词。不过，武汉话“在”在句末表示进行时动词后不需要加助词(如例 10)，而成都都要加(如例 7)。下文我们分别称这两种类型为武汉型和成都型。

综上，汉语处所成分表达持续或进行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貌。尽管该现象受到了方言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汪国胜 1999^[15]；罗昕如 2004^[9]；龙安隆 2016^[17]等)，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相关的一些问题尚存歧见，该模式演变的过程与规律也有待明确与细化。有鉴于此，本文拟探讨：(1)如何解释相同演变模式下不同方言点所呈现出来的共时复杂面貌？(2)这些复杂的情况体现了该演变模式背后的哪些规律？

寻求解答的过程需要我们动态地把各方言区的材料联系起来思考。但是跨地区的材料往往因为区别较大而较难寻找其中的关联。理想的情况是找到一个相对较小且又能体现该演化模式多样特征及细微差别的区域，然后对其共时层面呈现出的多样变化抽丝剥茧，理出隐藏在其背后的规律。湖南境内湘语—西南官话交界地带正好有这样一片区域。本文即对该区域进行考察并以此为突破口以寻求问题的答案。

二 “在 X”虚化的“湘语型>西南官话型”渐变走廊

湖南境内湘语—西南官话交界地带处所成分虚化呈现出由湘语型向西南官话型逐渐过渡的复杂情况。我们在该地带呈西北走向依次选取隆回山界、溁浦卢峰、辰溪和泸溪、保靖阳朝和龙山他砂这些方言点来进行考察。根据陈晖、鲍厚星(2007)^[18]，隆回属于湘语娄邵片；溁浦、辰溪、泸溪属于湘语辰溁片；而保靖和龙山属于西南官话吉永片。

隆回处所成分的虚化用法和湘语型完全一致，即处所成分在动前表进行动后表持续。如⑤：

表示持续：

(11)腊肉晒起/倒在咪里_{那里}，还没收。腊肉还在晒着，没有收。

(12) 门开起/倒在咪里，你进去就是哩。门开着，你进去就是了。

表示进行：

(13) 姐姐在咯里_{这里}/在咪里绣花。姐姐正在绣花。

(14) 前头在咪里修路，堵起咕里。前面正在修路，堵住了。

隆回的处所成分使用“在+指示词+方位后缀”的形式，其中“咯里”是近指代词，“咪里”是远指代词。当处所成分置于句末时，动词后常使用助词“起”或“倒”。此时句中动词是具有[+动作结束][+(结果)状态持续]义的状态—变化动词(包括穿戴类如“穿”“戴”等、姿势类如“站”“坐”等、置放类如“放”“开”等及制作类如“写”“刻”等)，这类动词本身包含一个前奏动作，结束后马上进入该动作带来的结果状态。处所成分位于其后则表达持续意义(即动作结束后状态的持续)。当处所成分置于动词前时，此时动词皆为具有[+动作持续][+动态]义的动作动词(如“说”“笑”“唱”“读”“吃”“洗”“走”等)，处所成分则表达进行意义。

与之相邻的溆浦是用“在”加上语气词“噶”放在句末来表达持续与进行。例如：

表示持续：

(15) 她穿倒一件花衣服在噶。她穿着一件花衣服。

(16) 今朝他家屋咯大门锁倒 / 起在噶。今天他们家大门锁着。

表示进行：

(17) 妈妈打倒绳子衣在噶。妈妈在打绳子衣。

(18) 前面修倒路在噶。前面正在修路。

与隆回话相比，溆浦话有两个重要区别：一是处所成分形式非常简单，只用单音节的“在”。我们推测溆浦话的“在”是湘语“在+指示词+方位后缀”结构的缩减。其中一个证据是“在”不能在句末单独使用而必须加上语气词“噶”。处所成分的空间意义在虚化过程中已经“漂白(bleaching)”，指示与方位成分在形式上就变得冗余，最后其语音形式也丢掉了。这样一来，介词“在”变得没有宾语而悬空，所以采取了后加语气词的方式作为补偿，以使句子完句。这种情况的“在”介于介词与体标记之间，我们视为准体标记。二是表进行与表持续采用的是相同的形式，即均使用“在+语气词”置于句末的形式来表达。具体表示哪种意义由句中谓语动词的语义来决定。当句中动词是状态—变化动词时，“在”表示持续意义，如上例(15)、(16)；当句中动词是动作动词时，则表示进行意义，如例(17)、例(18)。

溆浦话和湘语型一致的地方是用处所成分表达持续或进行时，动词后常常使用助词“倒”或“起”。溆浦处所成分的虚化用法与西南官话成都型共性较多，而保留湘语特征较少，我们把该地的类型称为“湘语—西南官话成都过渡型”。

辰溪和泸溪两地的特点比较相近，与溆浦的用法非常相似，唯一的差别是“在”可以单独放在句末，其后可以不使用语气词。如泸溪(摘自瞿建慧 2007^[19])：

(19) 他门锁起在。

(20) 墙上挂倒画儿在。

(21) 我望倒电视在(的)。

(22) 那伢儿哭起在。

辰溪(摘自谢伯端 1983^[20]):

(23) 书放哒桌子高头在。书正放在桌子上。

(24) 灯还亮起在。灯还在亮着。

(25) 我向哒他在。我正看着他。

(26) 她唱哒歌在就措喊去了。她正唱着歌就被叫走了。

例(19)、(20)、(23)、(24)表示持续,句中动词“锁”“挂”“放”“亮”均为状态—变化动词,例(21)、(22)、(25)、(26)表示进行,句中动词“望”“哭”“向看”“唱”均为动作动词。根据瞿建慧(2007)^[19],泸溪话中“在”用于句末时,其后也可以加语气词,如例(21)句末的“的”。泸溪话句末语气词使用的非强制性体现的是溱浦型(使用句末语气词)与西南官话型(不使用句末语气词)的过渡。不过,辰溪话中“在”放在句末一般不需要语气词。这说明在进一步演变过程中,“在”原来的介词功能已经完全丧失,由介引空间处所的介词重新分析成了表示动作内部时间的体标记。辰溪和泸溪虽然仍属于湘语,但是处所成分的虚化用法从形式到功能都跟成都型基本一致,具体表现在:处所成分只用单音节的“在”;“在”放在句末既能表示持续又能表示进行,且动词后常常带有助词(泸溪用“倒”“起”;辰溪用“哒”“起”)。

而西南官话保靖_{阳朝}和龙山_{他砂}处所成分表示进行或持续的情况则跟武汉基本一致。如保靖_{阳朝}⑥:

(27) 墙上挂倒一张画在。/ 墙上挂倒一张画的。墙上挂着一幅画。

(28) 他们坐倒地上在。/ 他们坐倒地上的。他们在地上坐着。

(29) 大家听在。/ 大家听倒在。/ 大家听倒的。大家正在听呢。

(30) 李老板到馆子喝酒在。/ 李老板到馆子喝倒酒在。/ 李老板到馆子喝倒酒的。李老板正在饭馆喝酒。

龙山_{他砂}:(摘自鲁美艳 2010^[21]):

(31) 背篓楼子上挂倒在。背篓正挂在楼上。

(32) 他地上坐倒在。他正坐在地上。

(33) 我饭吃在。我在吃饭。

(34)婆婆衣服洗在。奶奶在洗衣服。

这两地表达持续均在句末使用“在”，句中谓语动词是状态—变化动词且其后要加上助词“倒”（如例 27、28、31、32）。表达进行时将“在”置于句末，句中谓语动词是动作动词（如例 29、30、33、34）。不过保靖话持续或进行的表达方式均不是单一的：一是在表示持续时，同时可以使用“V 倒(O)+在”和“V 倒(O)+的语气词”两种结构，且根据发音人反馈这两者语义上基本没有差别。这表明保靖话中的“在”已经进一步虚化，具有了语气词的功能。发音人表示“在”除了表示持续义，还表示肯定的语气。二是表示进行时动后可以使用“倒”，这体现了与辰溪、泸溪的相邻特征，同时也可以不使用助词而表现出武汉型的特点。而与保靖相邻的龙山则呈现出典型的武汉型特点。这表明武汉型“V(O)+在”实际上是“V 倒(O)+在”的省略。保靖的两可情况也正是这种过渡特征的表现。保靖、龙山与辰溪、泸溪的唯一区别是“在”在句末表示进行时可不必在动词后加上“倒”或“起”这类助词，这跟武汉话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把保靖、龙山归为武汉型。

综上，湖南境内湘语—西南官话交界地带“在 X”的虚化用法大致为：隆回为典型的湘语型；溆浦呈现出湘语与西南官话_{成都}型的过渡特点；辰溪、泸溪表现为成都型特点，其中泸溪句末语气词使用的两可选择是由溆浦向成都型转变的过渡表现；保靖、龙山表现为武汉型特点，其中保靖动后助词使用的两可选择是由成都型向武汉型转变的过渡表现。据此，我们可以依次连缀形成一个完整的渐变虚化链条：

①湘语型(隆回) > ②湘语—西南官话_{成都}过渡型(溆浦) > ③成都型(辰溪、泸溪) > ④武汉型(保靖、龙山)

如果我们以隆回为起点在地图上依次连接以上方言点，可以形成一条呈西北走向的斜线。在这个渐变链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处所成分的语法性逐步增强，具体表现为语音形式的缩减及语法意义由实到虚的演变过程：

(一) ①在介+指示词+方位后缀(隆回) > ②在_{准体标记}+语气词(溆浦) > ③在_{体标记}(辰溪、泸溪、龙山) > ④在_{体标记}—语气词(保靖)

其次，处所成分在虚化过程中独立性进一步增强，在表示体意义时一步步挣脱了对动词后助词的依赖，其渐变过程如下：

(二) 表示持续和进行时动后一般用助词(溆浦、辰溪、泸溪) > 表示进行时动后不再使用助词(保靖、龙山)

此外，依上文，渐变链条的首端(①隆回)跟其他湘语方言点双峰、新化等一样，其处所成分放在句末只能表示持续，但是该链条②③④中方言点的处所成分放在句末还可以表示进行意义，我们判断这种用法是后起的，具体概括为：

(三) 处所成分在句末表持续(隆回) > 处所成分在句末表持续与进行(溆浦、辰溪、泸溪、保靖、龙山)

三湘语—西南官话交界地带“在 X”虚化渐变现象的相关解释

我们在湖南境内湘语—西南官话交界地带发现的“在 X”虚化渐变现象有助于解释汉语中同类演变的复杂共时变异，也有助于我们发现该演变模式的规律。

(1) 汉语方言处所成分虚化形式多样性的解释

湘语中位于句末表示持续的处所成分常常是“在+指示词+方位后缀”的形式，但是西南官话及湖南境内的西南官话型则使用“在”这一单音节形式。关于这种情况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俞光中(1999:22)^[22]认为成都话句末的“在”就是唐五代时期出现在句末的助词“在”的沿袭。李崇兴(1996)^[23]、汪国胜(1999)^[15]、项菊(2012)^[24]等则认为湖北方言中的“在”是虚化的“在这/那里”蜕变而来，瞿建慧(2007)^[19]也认为泸溪话句末的“在”是由“在这(那)里”虚化而来。我们支持后一种观点，

其证据来源于溆浦及泸溪话。溆浦话“在”后强制要求使用语气词，这是“这/那里”脱落造成介词悬空后为足句而采取的补偿措施。而泸溪话中的“在”则更虚化，介词的性质基本丧失，表现在后面既可以加语气词也可以不加。当“在”后完全不加语气词而独立使用时，“在”就变成了体标记。泸溪话的情况体现了“在”由介词到体标记的过渡。

从汉语史演变来看，唐代口语中就普遍存在“在”放在句末作助词的用法(参见吕叔湘 1955)^[25]。俞光中(1999)^[22]详尽考察了“在”等处所成分位于句末表示状态持续的情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最先在唐五代时出现，而“在里”的出现要晚于“在”。宋代是“在”“在里”“在这/那里”三者并用。而元明时期以“在这(那)里”为主。我们认为湘语型处所成分的虚化表现在形式上正是近代汉语“在这/那里”的继承。而西南官话型句末的“在”则是“在这/那里”形式的缩减。据此，汉语句末处所成分虚化总体上经过了一个“①‘在’→②‘在里’→③‘在这里/那里’→④‘在’(或其他缩减形式⑦)”的更替过程。我们认为这是语法化过程中强化(reinforcement)更新(参见刘丹青 2001 [26])与弱化作用的结果。唐代句末“在”的意义已经虚化而空灵，因此需要带上更具体实在的成分以使意义更为明确显豁。而新的词汇形式“在里”、“在这/那里”⑧的出现为“在”更替为语义更为明确的形式提供了条件。从①到②是强化更新的过程，从②到③是进一步强化更新的过程。但是，强化结构也会随着语法化而走向弱化，被更后起的虚化形式取代，形成循环推进的恒常动态。西南官话(型)句末的“在”正是“在这/那里”这种强化形式又走向虚化的结果。

伴随处所成分形式的弱化及语法性的增强，处所成分对动词后助词的依赖也一步步减弱。湘语处所成分置于句末表持续时动词后常接助词“倒”或“起”，这种用法是近代汉语“动词+动态助词+介宾短语”句型的沿袭与发展(参见罗昕如 2008^[29])。西南官话类似的情况可能是近代汉语的遗留，也有可能是受到了湘语的影响^⑨。但随着处所成分语法性的增强，在保靖、龙山、武汉等地，表示进行直接使用“V+(0)+在”结构，动词后的助词已经脱落。这表明武汉型的语法化程度更高。

(二) 汉语“处所成分>体标记(>语气词)”的演变路径

我们在引言中提到，东南方言(包括湘语)处所成分置于动词前表示进行动词后则表持续。这种格局的形成跟汉语史上介词结构句法分布演变直接相关。汉语史上介词结构与所修饰成分的词序在唐五代时基本稳固(参见张桢 2000^[30]):表示动作发生场所的介词结构位于所修饰成分前，表示动作终点的介词结构位于所修饰成分后。从唐代开始黄河中下游以南地区处所成分已有向体标记演变的趋向(参见俞光中 1999^[22])。唐代口语中放于句末的“在”就能表达“某种事象之依然存在”(参见吕叔湘 1955^[25])。而根据萧斧(1957)^[31]，动词前“在这/那里”虚化表示进行的用法在明代才比较普遍^⑩。处所成分发展为体标记是时空隐喻的结果，事件的状态可以理解为动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空间所呈现出的样态。相应地，动词后的处所介词结构投射为事件的“终点”状态，此时句中谓语动词均为状态—变化动词，处所成分则解读为“(动作结束后结果状态的)持续”义。而位于动词前的处所介词结构则投射为事件的活动状态，此时句中谓语动词均为动作动词，处所成分则解读为动作的进行。不过，北方话在近代汉语中并未受到这种演变模式的影响。根据萧斧(1957)^[31]，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大概在五四前后才开始用“在”置于动词前表示进行，这种用法借用了东南方言处所成分动前表进行的模式但形式上采用了“在这/那里”的缩减形式“在”。我们认为西南官话同时还使用“在+V”来表达进行则应是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

动词后的处所成分在发展出持续用法后并没有停滞不前。在上文可以看到西南官话型方言中句末的“在”还有进行的用法。依据上节结论(三)，这种不同于东南方言的用法是后起的。在这些方言中，“在”位于句末最初可能跟东南方言一样只表示持续。而“进行”本来就是“动态的持续”，当“在”前动词由状态—变化动词类推到具有[+动作持续][+动态]义的动作动词时，“在”也就扩展出了进行义。汉语史中“着”的语法化也是先有持续的用法，后来才发展出进行的功能(参见王力 1980^[33]、吴福祥 2004^[34]等)，汉语中可能普遍存在“持续>进行”的发展路径。此外，从我们考察的材料来看，保靖话的“在”实际上已经相当于一个语气词，具有表达语气的功能。由于体是“观察情状内部时间构成的不同方式(Comrie 1976^[1])”，本身包含了说话人对情状观察的主观视角和强调重心，当处于句末位置时，就很容易演变为附着在整个句子之上的表达说话人情感、态度的语气。我们发现在其他一些方言中，句末处所成分也发展成为了语气词。如山西的五寨、代县、保德、偏关、石楼等地均有“在”放在句末充当语气词的用法(参见孙彩萍 2009^[35])。江淮官话六安方言句末语气词“在”有“对陈述对象当前状态的强调”

及完句的作用(参见严家菊 2011^[36])。龙安隆(2016)^[17]也指出赣语永新话谓词后的处所成分“似乎朝着语气词的方向发展”。据此,我们认为湖南境内湘语—西南官话交界地带的语言事实表明该地区动前处所成分发生了“处所成分(动前)>体标记(进行)”的演变、动后处所成分则发生了“处所成分(动后)>体标记(持续>进行)>语气词”的演变,该演变链对汉语史及其他方言的同类现象也具有解释力。

注释:

①吴语、闽语处所成分虚化程度较高,表现在读音上大都已经弱化,有些已很难从语音形式直接判断出原来的意义。另外处所成分可以直接放在动词后,中间不使用助词。例如上海话“窗开辣海。(参见钱乃荣 1997: 208^[7])”;闽语莆仙话“够晏了,厝里灯光还开许。(蔡国妹, 2006^[8])”。上海话的“辣海”原是“在那儿”的意思,而莆仙话中的“许”则相当于普通话表远指的“那(儿)”。

②本文所引例句均标明出处。未标出处者均来自作者 2015 年 7 月至 12 月对湖南方言进行的田野调查。

③武汉话中有一种“在 VP……在”结构,表示动作正在进行。如“小王在排队买票在。”我们结合潘攀(1994)^[12]及殷楨岑(2013)^[13]的研究认为“在 VP……在”应该是在土语层“VP + 在”的基础上糅合普通话的“在+ VP”所产生的一种叠床架屋结构,应是后起的。我们在文中不将这种结构列入讨论之列。

④李蓝(1998)^[16]等的研究认为西南官话中写作“倒”的这个助词其本字就是“到”。

⑤隆回语料由南昌大学李军教授提供,谨致谢忱!

⑥保靖的语料由保靖教师进修学院向军老师提供,谨致谢忱!

⑦方言中句末处所成分的缩减形式多样,存在对应于普通话的“在里”、“在这/那”、“这/那(儿)”、“里”等多种形式。

⑧吕叔湘(1955)^[25]指出“在里”在唐五代开始出现;李崇兴(1992)^[27]指出“这里”“那里”在唐末开始出现。

⑨从历史渊源来看,湖北和湖南两地方言有共同的来源——“古楚语”。且元、明及清初年,两地同属湖广行政区划,地域的相邻也导致两地方言有着紧密的联系。湖北境内西南官话的形成是元明以后十分晚近的事情。而四川的西南官话主要来源于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移民带来的湖广话(参见崔荣昌 1996^[28])。

⑩但雷冬平(2009)^[32]等的研究把动前“在这/那里”的虚化时间提前到了宋代。

参考文献:

[1] Comrie, Bernard. Aspec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2]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On the Expression of Spatio — Temporal Relations in Language, In Greenberg, Ferguson, and Moravcsik.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3. 1978.

-
- [3] Bybee, Joan L. , Revere Perkins, and William Pagliuca.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M]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4]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ünemeyer.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M]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5] 施其生. 闽、吴方言持续貌形式的共同特点 [J] . 中山大学学报, 1985, (4) .
- [6] 刘丹青. 东南方言的体貌标记 [C] / /张双庆, 主编. 动词的体.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1996.
- [7] 钱乃荣. 上海话语法 [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8] 蔡国妹. 吴闽语进行体和持续体的语法化序列分析 [J] .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3) .
- [9] 罗昕如. 湖南方言中的“在N” [J] . 汉语学报, 2004(1) .
- [10] 张一舟, 张清源, 邓英树. 成都方言语法研究 [M] . 成都: 巴蜀书社, 2001.
- [11] 鲜丽霞. 成都话中的语气助词“在” [J]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2(4) .
- [12] 潘攀. 汉口方言句末的“在” [J] . 武汉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4(1) .
- [13] 殷祯岑. 武汉方言进行体标记“在”的语法意义 [J] .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3(4) .
- [14] 赵葵欣, 陈前瑞. 武汉方言的“在” [J] . 江汉大学学报, 1996(2) .
- [15] 汪国胜. 湖北方言的“在”和“在里” [J] . 方言, 1999(2) .
- [16] 李蓝. 贵州大方话中的“C到”和“起” [J] . 中国语文, 1998(2) .
- [17] 龙安隆. 赣语永新方言的体标记“在+指示代词” [J] . 汉语学报, 2016(4) .
- [18] 陈晖, 鲍厚星. 湖南省的汉语方言(稿) [J] . 方言, 2007(3) .
- [19] 瞿建慧. 湖南泸溪(浦市)方言的助词“在” [J] . 语文研究, 2007(2) .
- [20] 谢伯端. 辰溪话中的语气助词“在” [J] . 湘潭大学学报·湖南方言专辑, 1983.
- [21] 鲁美艳. 湖南省龙山县他砂汉语语法研究 [D] . 吉首大学硕士论文, 2010.
- [22] 俞光中(日)植田均.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M]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 [23] 李崇兴. 宜都话助词“在”的用法和来源 [J]. 方言, 1996(1).
- [24] 项菊. 湖北英山方言“在”的用法及相关问题 [J]. 方言, 2012(3).
- [25] 吕叔湘. 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 [M] // 吕叔湘. 汉语语法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5.
- [26] 刘丹青. 语法化中的更新、强化与叠加 [J]. 语言研究, 2001(2).
- [27] 李崇兴. 处所词发展历史的初步考察 [M] // 胡竹安, 等. 近代汉语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28] 罗昕如. 湖南方言中的“动词+ 动态助词+ 介宾短语”句型 [J]. 方言, 2008(4).
- [29] 崔荣昌. 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
- [30] 张赫. 从先秦时期“介词+ 场所”在句中不合规律分布的用例看汉语的词序原则 [J]. 语言研究, 2000(2).
- [31] 萧斧. “在那里”、“正在”和“在” [M] // 中国语文杂志社, 编. 语法论集(第二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 [32] 雷冬平. 论近代汉语进行体和持续体标记“在这里/那里” [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5).
- [33] 王力. 汉语史稿·中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34] 吴福祥. 也谈持续体标记“着”的来源 [J]. 汉语史学报, 2004(4).
- [35] 孙彩萍. 五寨方言语气词“在”的研究 [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9(3).
- [36] 严家菊. 六安城区方言语气词“在”、“了”、“唻” [D].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1.